

嵇振颀

著

万千人海里，
幸好遇见你

时光无声，爱有声
从遇到到喜欢，
从喜欢到深爱
这漫长的光阴，
因为有你，
而变得格外美好

非外借

见过山水，饮过风雪
这世界有太多无法预见的黑暗
谢谢你给我勇气，
得以为光，将生命照亮

台海出版社



万千人海里，
幸好遇见你。

嵇振颜
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万千人海里, 幸好遇见你 / 嵇振颐著. — 北京 :
台海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168-1556-4

I. ①万… II. ①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10099号

万千人海里, 幸好遇见你

著 者: 嵇振颐

责任编辑: 姚红梅

装帧设计: 天之赋设计室

版式设计: 李园园
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20号, 邮政编码: 100009

电 话: 010-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: 010-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-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87×1092

1/32

字 数: 160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7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1556-4

定 价: 32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

楔子

地铁八号线，上海十几条地铁线路中最拥挤的线路之一。每逢上下班高峰，汹涌的人流涌入车站，浩浩荡荡，仿佛逃难一般。

刷公交卡、走下自动扶梯，静静等候在站台……

孟晓燕的一天，杂乱无章地开始。她长着一张鹅蛋脸，个子不高不矮，体型较瘦，腰粗细均匀，皮肤较白，戴着一副眼镜，眼神清澈，剪了一个波波头，显得比较干练。这天，她光脚穿了一双高跟鞋，淡蓝色的职业套装。她很少穿高跟鞋，觉得那玩意儿硌脚。不过为了面试，只好委屈双脚。

手机上的八卦新闻，永远那么无聊。某男星和某女星的绯闻；某女星怀孕生孩子；某明星的惊天爆料……

这些“狗仔队”，冒着被“拍砖”的风险，“潜伏”在片场、新片发布会角落、妇产科病房门口，恨不得把明星的祖宗十八代都挖出来。不过这些花边新闻，很适合打发等车时间。

“怎么搞的？车怎么还没来？”

“会不会踏板（沪语：车子延误）了？这个月奖金泡汤了。”

抱怨声此起彼伏，汇成一股巨大声浪。

大清早被满满的负能量“撩拨”，换成谁都不是愉快体验。孟晓燕回头一看，身后密密麻麻的人头。不过，这些人的脸长得差不多，都写着“无奈”“冷漠”“焦虑”……待会儿车来了，不知自己能否挤上去？

她焦虑地抬腕看表，八点还差一分。面试时间在九点。而从延吉中



路站到达那家公司，需要换乘3次地铁，外加一趟公交车，单程估计要一个小时。

完了，迟到是面试大忌。这次面试，估计又要成为过眼云烟。

刺耳的蜂鸣声，一束光亮从黑暗隧道射来，宛若一双怪兽的眼睛发出的绿光。那声音之尖厉闻所未闻。随着一阵震耳欲聋的尖叫，一辆披挂得鬼怪似的铁车缓缓停靠站台。

站台上等候的人群，瞬间兴奋起来。前排的人死命往车厢里闯，后排的人恨不得使出洪荒之力，用胳膊和身体清除“障碍物”。孟晓燕被挤在中间，几乎动弹不得。只能借着巨大的推动力，身不由己地往前突围……

突然脚上一痛，不知被哪个缺德鬼踩到一脚。接着是冰冷的大理石地板……

左脚的高跟鞋，在刚才的慌乱中被踩掉。想回去捡，但人流根本不允许。地铁车门好几次折腾，很勉强地关上。她感觉脚底踩到一团黏糊糊的东西，很恶心。

过了人民广场站，车厢慢慢空下来。孟晓燕低头看脚面，鲜血顺着一条伤口缓缓流出来，粘在一团不知名的呕吐物上。

“依看介个小姑娘，人长得蛮精致的，怎么脑子出问题了？”一位50多岁的大妈，对着身边的小姐妹窃窃私语。

“阿姨，你的脚受伤了……”一位戴红领巾的小朋友很关切地问。

还有一些人，用古怪的眼神看着她……

孟晓燕根本感觉不到痛。也许这些年，她经历太多苦痛，这根掌管“痛”的神经早已麻木。她不想去理会别人的嘲讽、鄙视和异样的目光。

她只想活出自己的模样，仅此而已……



目 录

楔子 ... I

第 一 章 一封致命信 ... 001

第 二 章 迎接新生活 ... 019

第 三 章 意外的表白 ... 041

第 四 章 艰难的抉择 ... 063

第 五 章 眨眼流伤悲 ... 085

第 六 章 挥手说再见 ... 109



目 录

第 七 章 转身遇故人 ... 133

第 八 章 迟来的拥抱 ... 157

第 九 章 从此有了你 ... 181

第 十 章 请别离开我 ... 207

第十一章 可怕的阴谋 ... 233

第十二章 永远陪着你 ... 255



一封致命信

第一章



万 千 人 海 里 , 幸 好 遇 见 你



1

那个周末早晨，孟晓燕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这一天将人生切成两半，一半是温暖火焰，另一半是千年寒冰。

多么希望那天撒个娇、耍个赖，将母亲“摁”在家里。

但人生不能假设，那天孟晓燕很乖，乖得出奇。

孟晓燕一家，住在这座既不属于南方、也不属于北方的内陆小城。这里有偏向南方的湿润气候，却秉持北方人的饮食习惯。各种文化在这里碰撞，肆无忌惮地杂交，形成一锅粥不像粥、饭不像饭的“大杂烩”。

孟晓燕的父亲孟思成，在当地一家国有工厂做工人。由于时代原因，与理想中的高等学府失之交臂。从西南边陲回来，一直没有成家。

35岁，一个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，很尴尬的年龄。就在这一年，高中教师魏秀琴走进孟思成的世界。魏秀琴比孟思成小2岁，性格比较温婉。孟思成也很奇怪，这么有文化、有修养的女人，怎么会轮到自己？

缘分这种事，从来不是理性和逻辑推理能说明白的。两人一共见了6次面，就认定对方是要结婚的人。

那是一段边界模糊的温暖记忆。母亲很会料理家庭，家里总是被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每到周末，母亲备完课，会做一点小点心，红



色的、绿色的、橙色的、紫色的，还带着一些唐老鸭、小猫小狗的造型，憨态可掬。

孟晓燕不舍得把这些小动物送入口中，魏秀琴抚摸着她的小脑袋说：“吃吧，下个礼拜妈妈还给你做。”

小点心里有豆沙馅，是孟晓燕最喜欢的那种细沙。从此，周末就和甜蜜联系在一起。

那天晚上，母亲收到一封信，脸上突然抽搐起来，泪水顺着脸颊缓缓往下淌。孟晓燕一把抢过来，茫然面对上面密密麻麻的字。

这封信，连同牛皮信封，被母亲珍藏进抽屉的盒子里。母亲起身照镜子，摇了摇头。额头上，不知何时拧出一道皱纹。雪白肌肤，不像几年前那样吹弹可破。一头飘逸长发中，夹杂几根刺眼的白发。

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，何止是杀猪刀，简直是用来杀人的。我们的青春，都是被岁月这把利刀杀死的。

“燕儿还小，你要多陪陪他。”母亲一边在收拾行李，一边关照父亲。这个五大三粗的男人，做事毛手毛脚的。以前父亲抱襁褓中的孟晓燕，好几次把她弄哭。

“放心吧，早去早回。”父亲帮母亲整理衣物。

“晓燕，要听爸爸的话。等妈妈回来，再给你做好吃的点心。”母亲终究不放心晓燕。

“不行，要我听爸爸的话，你要加倍做点心。”孟晓燕小身板一扭，跺着脚娇羞地说。

“你这个小鬼头。”

第二天凌晨，还不到日出的时候，天刚有点蒙蒙亮，孟晓燕就被一阵刺耳的闹铃声惊醒。她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梦见妈妈长了



一双翅膀，带她飞往一个很美妙的地方，那里有艳丽的花、葱郁的树、潺潺的溪流。就在醒来时，母亲把一块形状酷似小熊的点心塞进她嘴里。

一家三口走在昏暗的路上。在深邃微白的天空中，还散布着几颗星星，地上漆黑，天上全白，野草在微微颤动，四处都笼罩在神秘的薄明中。一只云雀，仿佛和星星会合在一起，在绝高的天际唱歌。寥廓的苍穹，好像在屏息静听这小生命为无边宇宙唱出的颂歌。耀眼的金星悬在天空上，好像是一颗从黑夜里飞出来的灵魂。

到了长途汽车站，早已有星星点点的人在那里等候，这是一班开往东部城市的长途汽车，行程有十多个小时。

隔着车窗，母亲注视着浑然不知实情的孟晓燕。她开始后悔，不想去那个千里之外的地方。但汽车已经发动，孟晓燕和丈夫成为身后的小黑点。

一束光线从远方山坳里投射出来，瞬间让沉睡的大地苏醒。

母亲留给孟晓燕的，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



“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？”父亲焦躁地对着话筒吼道。末了，话筒从他手中滑落。

那一夜，父亲哭成泪人。没想到，这个男人也有如此脆弱的一面。

“妈妈怎么了？”孟晓燕忍不住问父亲。



“你妈走了。”父亲说话的声音明显带着嘶哑。

“她不是几天前就走了吗？爸爸，你伤心什么？她还要回来给我做点心。”孟晓燕扯着父亲的衣服说。

“你妈……你妈她永远不会回来了。”父亲的脸色白得吓人。

客厅里，出现一张母亲巨大的遗像。镜框中的母亲，带着淡淡的、不易察觉的笑容，怎么和那天上车时一模一样？

当明白“走了”就是“死了”，她再也控制不住情绪。她哭得很放肆、很狂野，把整整一袋纸巾都哭湿了。

母亲没了，就像大树的根折断了。往日的幸福童年，在这一瞬间轰然倒塌。

要是我要一下赖多好，那天故意和父亲吵架，故意不听话，母亲就不会这么放心地“走了”。

是我害了母亲。孟晓燕产生如此荒唐的想法。

一条电视新闻，还原了事情真相。一辆长途巴士，司机疲劳驾驶，在盘山公路的一个S弯路口，车轮打滑，一头栽进山间，车上50多位乘客，仅有10人生还。母亲，不是那10个幸运儿之一。

真相就这么简单吗？母亲为什么要去那个陌生的地方？那封信里肯定藏着什么秘密。

为了解开心中的疙瘩，孟晓燕违背母亲的遗愿，告诉父亲抽屉里的红色盒子里，藏着母亲的一封信。

看完这封信，父亲收起对母亲的忧伤，就连后面“做七”的时候，他也不怎么哭。

外婆家里的人，都骂父亲冷酷无情。父亲拿出那封信，没有人再指责他。

这封信太神秘了，不仅导致母亲的死，还让父亲的态度发生180



度变化。孟晓燕恨自己没有认识太多的字，不然这个秘密就能解开。

母亲走后，父亲变得更加沉默寡言。父亲对孟晓燕越来越讨厌，动不动会责怪她。好在自己还没挨打。孟晓燕有一个同学，被父亲打得身上青一条、紫一条。她问那个同学：“父亲这么对你，怎么办？”

那个同学把撸起的衣服放下来：“还能怎么办？”

是啊！对于一个只有8岁的孩子，能用什么来反抗？就像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所说，只能依附“施暴者”。

仅仅过了半年，父亲身边多了一个30岁出头的女人。孟晓燕无意间听到奶奶对父亲说：“你一个人又当爹、又当妈，太累了。还有你一个大老爷们，照顾女娃也不方便。你身边需要女人。”

父亲和女人见面时，孟晓燕就在身边。她仔细打量这个女人，圆脸，左侧脸颊有一颗痣，操着一口很不标准的普通话，说话慢声慢气。这个人看上去不坏。听老师说，坏人都是贼眉鼠眼的。眼前这个人，和坏人的标准模板很不相称。

女人身边还有一个小男孩，和自己岁数差不多。男孩子大多很调皮，这家伙也不消停，不时在咖啡馆里蹦跶。一不小心，把女服务员手中的咖啡杯撞翻在地。咖啡杯碎成好几瓣，褐色液体洒了一地。女人连连道歉，赔了200块钱才把事情平息下去。

朱丽娜，五年前丈夫患癌症去世。她想找个男人，总比一个人拉扯孩子要强。

女人还算老实，男孩子是闯祸精，这是孟晓燕对继母和她儿子的最初印象。

父亲和继母没办什么婚礼，在路边小饭馆请几个亲戚吃了一顿饭。



那天一桌子好吃的菜，孟晓燕几乎没动筷子。

The E
3

“快帮我把作业完成。”这个叫陈子豪的男孩子，像地主恶霸，把孟晓燕当丫鬟使唤。刚放学，就甩出一堆作业本。

“这是你的作业，凭什么我帮你写？”孟晓燕恶狠狠地还击。

“你比我大，有义务替我写。这么多作业，要把我累死啊！”陈子豪伸了一个懒腰，顺手抄起一个苹果，没洗就用力咬了一口。

“没空理你，我自己作业还没做完。”作业本在空中划出一道美妙弧线，正中陈子豪的额头。

“妈，姐姐欺负人。”搞不定孟晓燕，陈子豪想到“搬救兵”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继母朱丽娜闻声进来。

陈子豪是朱丽娜的亲生儿子，自己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她对这件事的态度，就是傻子也想得出。

“我问她作业，她摆出爱理不理的样子，还讥笑我是傻子。她怎么能这样说我？”陈子豪真会编瞎话，估计前辈子就是在戏台上混饭吃的。一边说，一边还从眼睛里挤出几滴眼泪。真恶心，一个男人竟然用“一哭二闹”的办法。

孟晓燕就这么看着他，直直看着他，想用这犀利的眼神刺破谎言的泡沫。

预想中的暴风雨没有到来，朱丽娜听完后走进客厅，准备一家人的晚饭。



晚上，父亲一脸疲惫地回家，把那件风吹日晒掉了颜色的外套，随手扔在客厅沙发上。朱丽娜在他耳边嘀咕几句，父亲一脸铁青地冲进北面的小房间。

孟晓燕正在构思一篇作文。刚才和陈子豪的不愉快，迅速被移植到作文中。这个讨厌的家伙，在文中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孟晓燕一脸得意，在草稿本上画了一个卡通笑脸。

“为什么欺负弟弟？”身后出现一个高大身影，让孟晓燕有一种泰山压顶的感觉。父亲，直接给刚才发生的事情“定性”，根本不给她申诉机会。

“你说反了，是他欺负我。”孟晓燕不甘心被这么审问，手中的铅笔被她紧紧攥着。这支无辜的铅笔，成为陈子豪的化身，她恨不得把这支铅笔握断。

“你还嘴硬，信不信我教训你。”父亲钳子般的手挥过来。

孟晓燕没有退缩，反而把头凑过去。

父亲惊了，没想到自己的威信，在女儿眼里成了一地鸡毛。

“孩子们的事，不要太当真。吃饭吧，要不饭菜凉了。”朱丽娜进来做好人。

“我不饿，你们吃吧。”孟晓燕冷冷地对朱丽娜说。

其实，朱丽娜比那些传闻中的“继母”，还算得上“仁慈”的。她给孟晓燕买过新衣服，还笨手笨脚地为她做过小点心。不过，这些都是在她给亲生儿子买好以后，顺带的人情。

“她不是对你好，这是收买你爸的手段。”一位同学很有经验地说。

孟晓燕递上一根用零花钱买的棒棒糖，那位同学继续传授经验：“你爸要打你，不过是做做样子，是为了给你后妈看的。他的



巴掌不是没有落下来嘛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“哎，这些大人讲话时，我在旁边偷听到的。”

孩子是懵懂的，成人世界的潜规则，他们有意无意地接触到。真不知道这些过早浸润在潜规则里的孩子，长大后怎么会审视自己的童年？

这个颇有“生活经验”的同学，一年后父母离婚。他被判给父亲，没多久就离开这所学校，甚至离开这座城市。

这是唯一能和孟晓燕聊得来的同学。也许两个生活在夹缝中的孩子，彼此懂得惺惺相惜。孟晓燕平时不怎么和别人说话。好在学习成绩名列前茅，这是她仅有的拿得出手的东西。



4

自己出生的那个夜晚，没有月亮。凌晨一点，产科手术室没有什么人。病房内，母亲在痛苦呻吟。她坚持不肯剖腹产，宁愿忍受撕心裂肺的痛。手术室外，一个男人踱着碎乱的步伐。直到半夜两点多，满是血污的孟晓燕才降临人间。

“你妈差点因为你没命。”父亲说这话时，带着调侃意味，一旁的母亲，像个没事人。孟晓燕的内心颇不平静，出生那一刻，就让母亲饱尝这么大的痛苦。而母亲意外离世，她有间接责任。尽管这种责任，只是她臆想出来的。

除了母亲的忌日，每年生日，孟晓燕都会在心里悄悄悼念她。



这是继母和陈子豪来到家里的第一个生日，孟晓燕不奢望他们会为自己过生日。当然，她也对父亲心如死灰。

这天放学，她却看到桌上放着一个鲜奶蛋糕。这是一个十寸的蛋糕，通体乳白色，中间点缀着菠萝、黄桃、葡萄等水果，旁边有红色的、绿色的、紫色的裱花，很勾人食欲。难道是父亲回心转意？抑或是继母良心发现？

孟晓燕有种想哭的冲动，那层看不见的坚冰，似乎在这一刻融化。

父亲在厨房忙碌，房间里飘着红烧肉的香味。她红润的脸上乐得像初开的报春花，对正在炒菜的父亲说：“谢谢你，爸爸。”

父亲也“怔”了一下。这些年，女儿几乎没有叫过“爸爸”。“怎么了？”父亲停下手中的锅铲。

“你还记得我的生日……”孟晓燕激动得只把话说了一半。

“啊！你的生日？今天是你的生日？”父亲很久没缓过神来。

孟晓燕察觉出异常：“今天还有谁过生日？”

“是我过生日。”真正的“寿星”闯进厨房。

没错，今天是陈子豪的生日，和她同一天生日。同一天出生的孩子，命运却截然相反。

继母朱丽娜过来打圆场：“既然晓燕也今天过生日，那就放在一起过吧。”

“不行！这是我的生日，怎能让她来分享？”每个孩子都希望得到父母全部的爱，或许这不是自私。

梦碎了，孟晓燕清晰地听到一阵玻璃打碎的声音。蛋糕、佳肴、生日蜡烛，一切都消失了。她怅然若失地退出厨房，躲进北面的小房间。